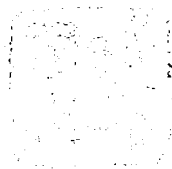


有產者

1000

1000

1000





有產者

著者 高斯綏

譯者 羅毅南

出版者 駱香齋

上海中正路四四號

定價 十元

◇有版權◇

中華書局刊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



John Gal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目次

第一部

第一章	老裘利安家的集會	四
第二章	老裘利安到歌劇場	三〇
第三章	瑞蒂家的晚餐	五三
第四章	建築計劃	七五
第五章	一個孚斯太底家政	九〇
第六章	哲木士逍遙自在	一〇〇
第七章	老裘利安底冒失	一四
第八章	房子圖樣	二六
第九章	安姑之死	四〇

第二部

第一章	造屋過程	一五五
第二章	吉妮底享受	一六七
第三章	與瑞蒂同車	一七八
第四章	哲木士親自去看	一九五
第五章	索木士和波辛尼通信	二一一
第六章	老裏利安在動物園裏	二三五
第七章	狄莫斯家裏的午後	二四五
第八章	洛傑家的舞會	二六五
第九章	里乞孟的晚間	二七八
第十章	診斷孿斯太	二九五
第十一章	波辛尼被捉放	三〇九

第十二章	吉妮底訪問	三一八
第十三章	房子完成	三三一
第十四章	索木士坐在樓梯上	三四三

第三部

3

第一章	麥克安德太太底證據	三五三
第二章	公園裏的夜	三七〇
第三章	在植物園裏相會	三七七
第四章	深入地獄	三九六
第五章	審判	四一二
第六章	索木士吐露消息	四二四
第七章	吉妮底勝利	四四一
第八章	波辛尼底死亡	四五四

第九章

阿連妮回來……………四六九

第

一

部

第一章 老裘利安家的集會

有資格參加孚斯太家族慶典的人們都見過那種令人羨慕而有教益底光景——一個中上等人家正當興旺時候。但是這些受寵底人們，不論是誰，祇要具有心理分析的才能（並不值錢而應該被孚斯太們輕視的才能），也就親歷了一種奇觀，不但那本身可喜，而且表明了一個曖昧底人生問題。更明白地說，他就已從這家族集會中——沒有哪一房喜歡另一房，沒有哪三個族人之間有值得稱為同情的任何事物——檢得證據，證實某種神祕底堅韌力量使一個家族這樣強固地成爲一個社會單位，這樣明白地成爲全社會的縮影。他因此看見社會進化的隱晦底道路，對於氏族制度，野蠻部落生活，以及民族興廢有所瞭解。他好像看着一棵樹從生根到發育——一株頑強底標本，獨立長成於許多纖維較弱，滋潤不足，韌性較差的別種植物的死亡之中——總有一天他將要看見牠枝葉茂盛，在一種近於荒謬矛盾底靜形之下，繁榮到牠底頂點。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號，大約下午四點鐘，有機會出席斯坦霍門老裴利安孚斯太宅的觀察家或許已經看見孚斯太族的最高繁榮了吧。

這是老裴利安底孫女吉妮孚斯太小姐和菲里卜波辛尼先生的訂婚慶典。在淡色手套，淺黃背心，帽插翎毛，和燕尾服裝的一片豪華之中，這一族人都到了——甚至安姑也到了，她現在不過是被遺留在她底兄弟狄莫斯底綠色客廳的角落裏，在一個淺藍花瓶插着一枝染色底亞馬孫河畔草的照顧之下，終日看書或織毛線，被包圍在孚斯太族三代肖像之中。甚至她也在這裏；她底不屈不撓底脊背，她底鎮靜底老臉的莊嚴，活活表現這家族觀念的堅持固執。

當一位孚斯太訂婚，結婚，或生產的時候，各位孚斯太都要來集會；當一位孚斯太死的時候——但是還沒有一位孚斯太死過；他們不肯死；死是違反他們底原則的，他們用種種謹慎底方法防備牠，正是精力旺盛底人們唯恐財產被侵佔的那種本能底小心防備。

當日混合在別底賓客之中的孚斯太們，都有一種比平常更修飾漂亮底容貌，機警，明察，莊重，好像盛裝起來跟什麼東西挑戰似的。索木士臉上常有的嗤之以鼻的輕蔑之氣已經瀰漫在他們底行伍之中；他們都是壁壘森嚴的。

他們底下意識底攻勢已經使老裴利安宅底家族集會成爲這家族歷史上的心理學底重要節目，成爲他們底戲劇的序幕。

孚斯太們都憤恨某種事體，不是個人底，而是家族底的；這種憤恨自行表現於服裝的加倍整齊，氏族意識的旺盛，和誇張氏族的重要——以及嗤之以鼻的神氣。危險——任何社會團體，或個人一到顯出基本性質的時候就必不可免——是孚斯太們隨時探嗅着的；預防危險使他們底鎧甲生光了。作爲一族，他們第一次顯示了接觸某種陌生底和不穩底事物的本性。

背靠在鋼琴上的一個魁偉男人，穿着雙重背心，雙重背心和紅寶石針代替了更爲常見的單層緞背心和白鑽石針；他底剃光底方形老臉，淡黃皮色，灰白眼睛，在他底緞領帶上有着極其莊嚴底神氣。這是瑞蒂孚斯太。挨近窗子以便更多享受新鮮空氣的是他底孿生兄弟哲木士——老裴利安稱這兩兄弟爲胖子和瘦子——像瑞蒂一樣體格，高過六尺，但是很瘦，好像從有生之初就應該平衡一下以維持均勢似的，正在變着永遠變着底脊背深思默念；這一場面；他底灰眼睛有一種熟慮某種隱憂的神氣，偶然被周圍變動急需察看所間斷；他底兩腮瘦削爲兩片平行底皺皮，一片剃過底長唇上點綴着一些櫻黃髭鬚。他底兩手翻弄着一件瓷

器。離他不太遠的地方，正在靜聽一位穿棕色衣服的太太說話的是他底獨兒子索木士，修剃整齊，面色淡白，黑頭髮，有些禿，已經仰起下巴，揚着上文說過的『嗤之以鼻』的鼻子，好像鄙棄他知道他不能消化的一枚雞蛋似的。在他後面的是他底堂弟高人喬治，孚斯太第五房洛桀的兒子，多肉底臉上有一副險詐之相，正在捉摸着傷人底笑話。

這慶典中所潛藏着的某種事態已經損壞了他們全體底心情。

排成一行，一個緊挨一個，坐着三位女士——安姑，赫斯特姑（兩位孚氏老處女）和朱里姑，最後一位在不很年青的時候竟自忘其所以嫁給身體孱弱底西卜提莫斯，斯莫爾。他死後她多活了許多年。現在她跟她底姐和妹同住在貝斯瓦特路第六房兄弟狄莫斯底家宅裏。各位女士都手持扇子，薄施脂粉，戴着鮮明底翎毛或胸飾，證實這集會的隆重。

房間中央，在掛燈之下，直立着族長老裘利安自己，現在算是主人。八十歲了，滿頭白髮，鐘形前額，細小底灰黑眼睛，一部茂盛底白鬚披在堅強底下巴下面，他有君父之相，雖然兩頰瘦削和額臚凹陷，似乎是善於保持青春的。他站得極其挺直，他底精明鎮定底眼睛並未失去清亮底閃光。所以他給人一種高超於較小人物的疑惑和不满之上的優越印象。無數年以來他都自行其是，取得了自來如此底權利。這就使老裘利安並不必需擺出懷疑或憤慨的臉相。

在他和來聚會的四位兄弟（哲木士，瑞蒂，尼戈拉，和洛桀）之間，有許多不同，有許多相同。而四位兄弟之中的各位又彼此很不相同，但也還是相同。

從這五張面孔的各種各式形色和表情之中可以認出下巴堅強這一點，作爲一族底標記，這是家道興隆的保證和特徵——要追溯本源太遠，遠在有史以前，要討論就太渺茫了。

在更年輕底一輩中，高大底，公牛似底喬治，面色蒼白而精神緊張底阿乞巴德，態度柔和而性情固執底小尼戈拉，外莊重而內浮躁底歐斯台士，都有這種標記——也許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確實無誤——這是浮族底靈魂中不能磨滅底某物的表徵。

在這一下午，這些面孔，這樣不同而又這樣相同，全都一次或再次顯出不信任的表情，對象當然是他們這樣聚集起來加以認識的那訂婚底男人。

據說菲里卜，波辛尼是一個沒有家產的青年，但是浮家姑娘從前也曾經和這種人訂過婚，以至結過婚的。所以，這並不是浮斯太們的疑慮的全部理由。他們已經不能解釋這疑慮的來源，因爲被家庭閑話的迷霧所蒙蔽。確實流傳過一個故事：他曾經按禮拜訪過安姑，朱里姑和赫斯特姑，戴着一頂灰色軟帽——一頂灰色軟帽，甚至不是新底——一件不成形底髒東西。『真稀奇，我底親愛的——真古怪！』赫斯特姑母，經過黑暗底小客廳（她是近視眼）的

時候，曾經呵叱牠離開椅子，因為她把牠誤認爲一匹外來底不體面底貓——托木（貓）曾經有過這樣不名譽底朋友！當牠毫不動彈的時候她惶恐不安了。

好像藝術家一樣，時常尋求着足以象徵一種情節，或一個地方，或一個人物的全部性質的細事末節，這些不自覺底藝術家們——孚斯太們——都本能地專心思索過這帽子；牠是他們所動心留意底細事末節，全部事件的意義都集中表現在牠上；因為他們各位都問自己：『想想看，我肯戴着這帽子去專誠拜客嗎？』而且各位底回答都說『不！』而且較爲富於想像力的某一位還加上：『這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

喬治，聽着這故事，露齒冷笑。這帽子顯然是戴起來開玩笑的呀！他自己就是精於此道的。『很傲慢！』他說，『這野海賊！』

而且這俏皮話，『海賊』，口口相傳，一直到成爲談論波辛尼的通行諺號。

後來吉妮底祖姑母們曾經爲這帽子斥責過她。

『我們以爲你不應該放縱他，親愛的，』她們說。

吉妮歷來是有些任性的，爽利地斷然答道：

『噢！這算什麼呢？菲里卜從來不留意穿戴什麼！』

誰也不相信這樣乖張底答覆。一個男人不留意穿戴？不！

正在和吉妮訂婚，由老裘利安承認爲孫婿，佔了這麼多便宜的這青年到底是什麼人呀？他是一個建築師，這並不足以成爲戴這種帽子的理由。孚斯太們碰巧沒有一位是建築師，但是其中的一位認識兩個建築師，而這兩個人從來不會在倫敦訪問季節戴着這種帽子去拜客。危險——呀，危險！

吉妮當然見識不到這個，但是，雖然還不到十九歲，她是有名望的。她不是曾經對索木士太太——時常裝扮得那樣美麗——說過翎毛是庸俗的麼？索木士太太不是從此就不戴翎毛了嗎？親愛底吉妮是這樣直率可怕的呀！

這些顧慮，這種完全憑良心的不信任和不贊成，並未阻止孚斯太們應了老裘利安底邀請而來赴會。斯坦霍門的家族集會是很少有底事；已經十二年不曾舉行過，真的，自從老裘利安夫人死後。

這次到會人物的齊全是歷來不曾有過的，因爲，無論他們怎樣不相同，他們已經神祕地聯合起來反抗一種共同底危難。好像當一匹狗闖入牧場的時候的衆畜牲一樣，牠們頭挨頭和肩挨肩地站着，準備衝過去踏死那侵略者。無疑的，他們到會也因爲要看看他們所送的禮

物是否果如所料的恰如其份；雖然婚禮的送法照例是這樣——『尼戈拉送錢！你送什麼？』

——如是遞減下去的，多半也還要看新郎而定。倘若他是光滑底，嶄潔底，氣象華貴底，那就更必須送他一些好東西。他期望牠們。結果各位都送了準確恰當的東西，這是如同股票交易所規定價錢一樣，按照親屬遠近貴賤計算出來的——這種精密規定出自貝瓦特街狄莫斯府上，在這面臨公園的紅磚巨宅裏住着安姑，朱里姑，和赫斯特姑。

單以那帽子而論，孚斯太族的不安就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以必須顧全觀瞻為特色的上中等中產階級任何一家，要是不感覺不安，那是怎樣的不可能而且荒謬呀！

不安的主體站在較遠底門邊正在和吉妮說話；他底髮髮有一種動亂之象，好像他已發覺周圍情形有些異樣似的。他也有一種自覺十分可笑的神氣。

喬治側起臉對他底兄弟歐斯台士說：

『看樣子他或許會忽然逃走的——這荒唐底海賊！』

這『相貌很特殊底人』，如斯莫爾夫人後來稱呼他，是中等高度的，強健的，淡棕色面孔，土灰上髭，顴骨很高，兩腮下陷。他底前額向後傾斜，而突出於眼睛之上，好像在動物園獅子屋裏常見的那種前額。他有一雙白葡萄酒色底眼睛，有時茫然冷看。老裘利安底馬車夫，送吉妮